皇清經解

ニ仁12
478
91

仁
478
91

春秋正辭

內辭第三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學海堂

詩有指焉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欲忘周公之禮其福女哉禘于大廟以禘爲非吉禘于莊公以吉爲非言大事言有事終以爲不可言而不言也宗廟一魯之郊禘自僖公始也成王建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言止矣既而言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乃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嗟歎之曰是饗是宜降福既多繼之曰周公皇祖若曰吾君周公之孫也可謂善頌可謂善規者乎春秋隱桓莊閔之策書無言郊者人曰僖公魯之盛君也聖人曰周公其

哀矣郊二零以大爲僭過則書昉於桓成於僖有以瀆書有以
旱書零三失禮於社止此乎舉其可道者亦僭矣門侯之門也
國家宮室有節焉以門爲始用牲四革制度曰畔君討而不諱
畔者在下也病民之政不可終日至哀公極焉十餘世而後亡
禮教信義未盡也不言數何若深沒其文慮後世或且仿而行
之也知什一爲天下之中正而已矣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問改
制則必告之以不知聖人有敬心焉改制五衛民居愛民力輕
百姓飾城郭大禁也功重錄之不時甚焉土功六狩有常所有
常度大閱有恒歲昭定之世玩無震矣病其國之以虛聲立也
天事武不以誠惡得不曠蒐狩七虛內事外聖所悲保五散壞
伯之非講信脩睦謂人利背公植私曰不義禮讓爲國兵爭去
小有違言吉無事公會諸侯入君不可輕內則失臣外則失親
公遇諸侯九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古人尚簡繁則必有所不躬
親者矣臣與境外之事則外內朝之事胥竊之春秋謹微外臣
與會十以功利動必輕身以先之可已而不已也命圭有命若
之何替之公會外臣十一公適諸侯皆書之以非常事書也齊
晉云爾如楚謂何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如則致有
所不致齊桓也非齊桓而不致爲親者諱疾也公適諸侯十二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臧僖伯之諫不幸而中書而不法後嗣何
觀可教百世曹子之言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申
繻道其常而已矣其可曰禮爲小人設哉公以非事舉十三監
一國曰守臣長一州曰力臣自將以承天子威命車公車也徒

公徒也十二公無異辭正名而已矣公將十四未變常與衛在中與必剛健者也如恥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公次十五重民故重師君不在則師重君在而師不改重明嫌也殺恥也師十六師不功曰戰師有功曰敗某師詐則詳之已甚則詳之內不言戰言敗大戒存焉戰十七內大惡諱取小邑也取大國也言伐取則邑著不言伐取則國猶不著不著猶若諱之然而書之王者作終不可以為有也鄆邑也取不言伐以彊鄆田見之故曰日月不可毀也雖有瞽者如天文何取國邑十八義在大倫土田末也義在主器守之大也命必自天子彊侯而制之取固直取歸言歸之云爾制之云乎畧曰汶陽田詳曰鄆讙龜陰田取者畧之來歸者詳之土田

十九我苟非賂則既歸者不言前之取十二公之策內固未嘗喪一邑豈無喪邑喪之不書書之有指取邑歸邑二十入國重入邑輕公將而書重重則不曰公鄆將乃書輕輕且目專行入國邑二十一無駭可追書展也展固氏若人也伯姬適蕩氏時則蕩名而非氏氏蕩也不氏展也疾始滅也且見人之非入而為滅也君罪正於九伐之灊則君子為之諱矣諱之必有以見之滅國二十二特相會則讓事古人行之亂人同事得無危乎定之會諸侯散矣君子身親之者齊也不敢以為安況會晉師乎飲至史文也春秋致地致其愛君之正也公行致地二十三桓會不致不續終則致諸夏之會善惟蕭魚且不及齊桓之最其他焉望縱有甚譏亦同致之功罪在彼安危在此公行致會

二十四得意不得意以等功狀而定其褒諸侯以伐諸侯之罪序績惟僖伐楚也莊伐戎而會潛之戎不復見奚斯有碩言矣且不曰得意得固僅矣致其危也危其僅也或危其久或危其亟或危其遠或危其勞或危其非或危其孤諸侯未合而伐鄭非之甚諸侯既散而侵鄭孤之極侵齊頻侵齊致亦頻來谷不會魯以甯戚公行致侵伐二十五牾言同時累數偕至名之人之不奪朝之辭皆小國也大國無來接我者乎相爲賓班爵同言來不可言朝不可獻捷之外無紀焉世子朝乎既誓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何嫌乎其言朝也來朝二十六辨等於齊絕倫於晉於陳蔡者夏之厚於鄭傷諸夏之薄及乎士鞅侵欲甚矣聘而盟焉大夫其[illegible]乎專國者弭亂國

者弭盡以是觀之來聘二十七齊大鄭小齊邇鄭遠速隱之禍成桓之惡渝平實啟之會莫之知暨齊平而後克鞏圍齊相尋無已之怨釋可謂宿矣鄭怨未久而我欲之聖人仕焉平二十八分棄前患乃爲平申固前好則爲盟莫善美於高子矣華孫不與鮑之謀昭公實寄坐之君挺諸宋人不以闇君使察臣杞雖夷夏后氏之後不志治田志來盟命歸杞田賢於言歸汶陽之田不使晉侯行於我志杞子之柔於我間晉而取之杞者亦禁其欲矣來盟二十九有來盟有莅盟常也高子來盟非常也公子友莅盟得常也以君命行公位定國家甯矣平則莅盟平徐莒之怨而我莅之魯州伯也若公孫敖何莅盟三十啟監爲民致寇害人執言曰伐可以禮遣淩事曰侵可以信守未成乎

戰民已可哀楚諱其侵吳遂云伐聖人去魯戚之而不言四鄙南夷之醜甚於荆楚俗之不臧泰伯不享焉同姓云乎哉師加我三十一外內同若辭下民之重通乎帝命矣晉德於我因遂徵師焉且徵吾君非乞師也抑之曰乞師加是者終成之篇恃人可以保民乎齊實威我稱曰來獻聖人教天下張虛號立國基乎見莊公之撥本崇末爲已甚矣曾爲亡國天下知之心慴其威反以自欺莊公之篇多亡徵焉宋魯唇齒深諱所捷導敵入室作不典式鄉徵晉文諸夏遂熄襄公傷夷豈異兵死於周爲客忍而如楚魯侯亦念莫不率從莫敢不諾之頌入耳而不煩否乎皆亡徵也乞師獻捷三十二告糴一國之變事也歸粟天下之變事也三十年之通無一年之畜民事不勤禍譴及焉由臧孫爲急病由魯侯應削絀矣粟四百里之賦也無五百里之縣也今茲吳入楚遽惟祭是歸乎獨我乎諸侯歸之且實饋吳不可言則辟之諸侯畏楚移而畏吳尚忍言之乎歸粟于蔡爲之難言之得無訝乎告糴歸粟三十三

宗廟

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桓公八年

宗廟之事敬矣何可以不言王正月周公魯公之神靈不廟食於桓公之手明白雖然孝子慈孫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祭祀不饗楚茨有哀焉春秋之文不可得而見因祭之瀆而後見也欲見其瀆必錄其本春正月以已卯烝矣時享也夏五月矣爲以丁丑烝乎將毋闕然於心而數

以媚乎柳加常數以要譽於無知之小人乎盡其敬乎肆其誣乎周公不饗聖人明見之洛誥曰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既不饗矣且以見桓公不成享也周公魯公二昭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常事不書乙亥嘗何以書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子曰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周公既不饗矣桓公不成享久矣天災加焉曾莫爲之變魯史且文其過曰書不害也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傳之者猶自謂能學乎聖人書之義必致其極嚴天威也致孝享也戒內官也豈曰恐懼焉爾乎必先正厥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桓公二年

取者賂也賂則其曰取何斷罪於取之者于宋取諸宋必繫以國曰郜鼎公羊子曰器從名王者將必畀其主人何以書其弒君之獄辭將必考其獄貨所以極天罰也何言乎戊申納于大廟穀梁子曰以周公爲弗受也苟有孝子慈孫其諸則宜不終日而改諸矣

雩

大雩桓公五年秋

雩記災也大志僭也

土功

夏城中邱隱公七年

左邱氏曰書不時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春耕夏耘秋收皆九日而畢先時戒之後時則有辟非誠士誠商誠工皆傳於工三日在此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工穀不可勝食由此道也一日不作終歲無獲若之何奪之公羊子曰以重書也無舊無新營之曰城累歲隳之剋日立之殫弊民力比於平地清風戒寒何歲不然熟視無覩曾不舉手力役之暴亞於師旅下不厚事舉其中者用爲大作利在來耜既知其節又知其時聖人憂民固如此乎

夏城郎隱公九年

書不時城再矣曷再言之以郎之爲邑近且大也

城祝邱桓公五年夏

書不時者三矣秋末大雩繼之以粢此歲之旱可知歲旱而興役不時不恤甚矣

城諸及防莊公二十有九年冬

時城再書以用人多也及大及小也

春城小穀莊公三十有二年

書不時也三徵之月猶不可干矣

遂城郜文公七年春

以師親役于城郜不恤民力甚矣

城平陽宣公八年冬

不時也城不月則以知其不時不時多矣以天有災國有大喪而後志其不時也

冬城鄆 成公四年

時城也何以知其時不月則無以知其不時繫之於冬其時見矣則何以書邑在封疆之間而大城之也

城費 襄公七年夏

書墮郈不書城郈何以書城費由季孫宿踰制而作之二家從而效之以踰制歸之費而宿之罪著矣

冬城防 襄公十有三年

時城而書以齊圍防書也

城西郛 城武成 襄公十有九年冬

畏齊也近城西郛遠城武成其所以爲國者卑矣

城莒父及霄 定公十有四年

以大及小也時城而書之功重役多也

冬城漆 定公十有五年

頻歲以時城而書之以國有大喪而役民也

春城毗 哀公五年

三微之月也不時已見矣何以書前歲無一事城西郛云爾

今茲城毗云爾果無事乎哉

春城邾瑕 哀公六年

何以書以不事國事而惟外患之防也孰防備邾也以哀公之於邾爲已甚矣

蒐狩

春正月公狩於郎（桓公四年）

隱觀魚以五桓狩以四以位爲樂日引月長意廣心逸見於此矣以仲冬狩非不時也則何以書狩不以地也諸侯之狩有常所矣郎近郊邑也三郊之田爲民恒產下地猶當以牧實倉廩脩武備以爲民也爲田驅獸曰田反致獸於田俄且以稼穡之地爲禽獸之地築臺焉築囿焉慫爲佚游取近於國而朝夕往焉郎不遠也倣於桓之狩淫於莊之臺卒於昭之囿而魯之國恤孰經營之乎春秋之義行則庶士交正禹之明德也非聖人誰能脩之

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桓公七年）

焚林而田暴天物也誠痛之而志之且志其日焉惡成矣昆蟲草木無不欲得其所乃不仁如此哉定火災者軒轅氏其人也春田主火蒸也火弊而田止不移晷立已何乃乘烈之氣虐而焚諸上帝之大禁也難以免身時不其矣二百四十二年不再見也其可忽諸

秋八月壬午大閱（桓公六年）

八月實季夏不時也農事方盛黷武乎哉日以重之天殃加焉妨神農之事夫既自作孽矣不可以不之重也曷爲或言閱或言蒐備具而數之國尚強也闕壞而補之國寖弱矣舉國之衆而爲之曰大非僭也大蒐地大閱不地非一地也國之門營軍軍壘焉各就其軍壘閱之同日畢事焉

公會諸侯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公元年）

不書即位必稱公爲子受之父告喪於大君則公之名正矣雖然踰年稱公孝子弗忍當也盟約信之重者邾附庸也忠信不行於至近夫而後賴盟以足之先君几筵在寢已於封內稱子之地壇坫之上兩君相見以嘉服乎凶服乎相者其何稱猶有神明其弗臨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撥亂世反諸正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公之爲是盟未嘗無保社稷和民人之心而忘其身先之其不能終也夫邦國之有約王命也伯職也民事也以公及邾必貴而字之春秋有指焉凡書盟皆惡之曷爲首事以書盟則多矣夫五帝三王夫有不致喪三年而能奉無私以勞天下者告哀公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不信於友上不獲乎天下不可治其民往而輒窮與舜文王之道左君位危矣辨不善之習以明善之實推見至隱春秋之教也凡書盟者惡之君大夫盟例曰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者時微者盟例時有可采取月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公六年）

公與諸侯盟自齊始會猶最也同欲焉爾我與齊盟誓舊矣公即位六年而後爲是盟齊使遄至齊侯其有慕於公乎公何不汲汲也我得其爲我不爲齊弱也終隱之身無不信則其日何僖亦有和輯東方諸侯之心先睦於我卒於與宋爲

難則鄭實間之日以謹之不逆詐不億不信以待其所歸謂好事鄰國者毋徒要結外援也則豈不以齊侯不討隱之賊而譏其不信乎主書於送姜氏矣

九月辛卯及莒人盟於浮來　隱公八年

莒人乎莒大夫乎非大夫也畧其君之辭也曷爲畧其君不使若邾儀父之漸進也莒人會有善事乎以其君錄之則將與邾宿滕薛比必畧不見其君則與戎比而僅稱人爾聖人謹於名倫等物無一辭不盡其心焉日以志之言非大夫也君也詳畧進退以見之莒子不書卒不若宿男著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元年

三月會四月盟兩君相見必先會而後盟拘既會而乃繼之以盟情狀覩矣已致柔服於人人待其柔服而後許且必犯非禮以相與然後交堅黨合不可破矣夏后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君子之作春秋猶是也春秋歲記一事不以他事亂之以其餘爲無足道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於鄭若無不信則何以日鄭離宋而卽于我也曷爲離宋不堪宋求也不若同舟之遇風者故曰不信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郎之戰也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武父之盟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曷比于蔑之盟而貴之趣之盟非恒辭也其恒辭則以內及外國史也以侯及附庸周班也不曰及而曰會進其容卑其主則必曰儀父若曰邾人卑已甚矣曷爲卑其主不信儀父也曷爲進其容不信桓公也不信儀父桓公之不可也不信桓公儀父之可也故曰弒逆大惡無所容於天地矣

冬、公會齊侯于防（隱公九年）

嘉好之事曰會好會與抑謀動干戈於鄰國也聖人觀其後先以好會錄之書時以存其常觀於中邱而後知錄防之會以其亟也以惡實心而亟於爭奪相殺會是以爲好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隱公十有一年）

會之恒辭不月而時公以不祥爲祥習而安之矣哀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三月既葬之月非卒哭之月也不成喪矣未嘗不以興喪爲辭州吁脩先君之怨桓也脩先君之好誰適與謀者故曰無臣子也會鄭伯謀定於鄭伯也鄭伯來會罪鄭伯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郰（桓公三年）

紀爲吾弱公不忌而親之矣曷危其出郰與會也郰與紀有一人焉未可知也無人焉又何致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郰（桓公六年）

一朝而再會紀侯親矣言曰昏姻之故桓亦何獨無恩於兄

弟乎利使然爾也桓會則月儻因紀侯而有動於其心乎將必無所容於天地恤鄰何本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蒙上月也不信我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再會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桓公十有二年

三會矣

公會宋公于虛丘八月

四會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五會矣未有亟於是者兩歲五會毋亦天奪其魄乎國君如此難以免身宋無譏乎衛侯弗遇宋公辭平一也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桓公十有五年

比周而爲此會則危其出何小人之交則安有不危者民不甯國不靖凡以鄭伯也

公會齊侯于艾桓公十有五年夏五月

桓會皆月則蒙上月也禍在會于濼矣盟于黃戰于奚反覆不可見乎襄公囚人也以僖公之爲甥舅邱之戰四國之敗會幾何時而亟亟於爲是會不能定身焉能定許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桓公十有六年

疑之未伐也蔡至而陳不至陳固毋怨于忽也蔡先衛周班

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桓公十年

桃邱地期也于桃邱公至期矣衛侯卒不至使人辭焉故曰弗遇何以書病公與弗信衛侯與挺衛侯而出之以爲非桓之黨也其戰不義視齊侯鄭伯則差愈宋魯有亂獄衛侯不與焉其志誠不與桓相得挺而出之

公遇諸侯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隱公四年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穀梁子曰遇者志相得也禮蓋省矣未嘗不有禮焉不至用枇稗而棄禮也諸侯非民事不舉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矜寡此侯伯勞來萬民還定而安集之詩也是以不及期相見而如是其急分災救患如此討罪亦必如此公及宋公有討亂之心乎遇於清不聞有一事焉相得者何志矣交譏之

公適諸侯

春王正月公如齊　僖公十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桓之如齊也大故也莊之如齊也非事也公曷爲爲而如齊朝于齊也諸侯相朝禮乎曰非禮也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謂之禮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桓文之令諸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以齊桓之志爲已滿矣始干王章以令于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不書猶有禮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僖公十五年
公曷爲如齊朝於齊也五歲而再朝非禮也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齊始于王章以令於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不書猶有禮也

冬十月公如齊僖公三十有三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此何以月危之也安不忘危事舍宗廟社稷之守而朝於齊還反而沒危之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公往則危之乎曰苟有天子之命有百姓之事則野死不以爲危而歸下非所安也正於義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適諸侯舍齊桓則皆致危之也此何以月危之中又有變焉與薨同月也薨同月則不見以致月如齊月以盈之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孰盟之公也公則曷爲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何以不地于晉也于晉則曷爲爲不言公如晉諱不如京師而如晉也未三年而見于晉侯資父之義絶於此矣不可以莫之辟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以爲殺恥云爾求其放心而後知之

公以非事舉

春公觀魚于棠隱公五年

以非事書也十有二公之策書其爲非事則厪君子所書乎

曰春秋非記事之史也不勝譏擇其重者而譏焉公觀魚于棠何以重之春秋之始人固知此爲亂政矣則謹而志之王迹熄矣王澤未竭爲王前驅過時不反伯兮刺焉思行役不踰時之常典而作是詩也君子作春秋起教於微眇矣待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而後譏其重乎故曰禮義之大宗所爲禁者難知矣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莊公四年

何以知其是齊侯也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以伉也可言公及人狩以瀆也不可言而言之實侯也非人也人之貶之也曷不目齊侯而諱公以爲魯人則莫可與齊侯狩也

秋公伐邾隱公七年　按此上應有公將二字一行稿本脫

何以書公將自此始也諸侯在國曰守臣在師曰軍將詩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帥賦輿以承天子威命諸侯職也公將正也伐邾王命乎告命乎不可得而見伐邾則告命也可邾在邦域之中矣稱伐有辭也邾無犯於我嘗致怨於宋矣公將以書時爲常君子正其本其末卒於大不正則月日以詳之畧輕詳重小不正歸諸君大不正責諸臣雖然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小不正焉雖有受其大不正者君道虧矣邾聽乎否乎不足書則皆省之邾雖不聽不書也戰于升陘而後書之土功以不時書用師不以不時書乎傷害之大無過于用師不時矣足盡民之痛世有揖讓而救焚溺者乎用師

有大時矣詩曰遵養時晦非四時之時也

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桓公十年

公羊子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構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暱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讐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一日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人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桓公十二年

公將也諱之而不書曷爲爲桓公諱殃民之罪大矣義不可不亟而列之民者王者所甚重也春秋重民不以桓公而不諱其惡矣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桓公十七年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實吾大夫以爲無臣焉則畧之何以畧之名之嫌於貶氏之嫌於專無臣焉以恒辭畧之不暇責彼實軍之將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emptyset九月公敗邾師于偪陽公元年

桓會書邾人然不恒書也此何以書以公敗邾師著之也匝月爾不信已速矣曷不隱之而著之我敗邾師有說焉先君不以道終邾莒皆爲不義於我國恥也敗人以振其恥未矣不忘先君猶有說焉

取國邑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鄆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宣公四年

伐國取邑未有言其故者此其言故何成莒人意也平善事也莒不從善則其成之何曰公篡立齊黨惡二國并力慮無不行於東諸侯者而莒人不肯天也于是見之矣平善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鄆而莒人不肯天也于是見之矣平善事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隱公十年

詐戰也內恒曰敗某師詐戰則曰以異之目公不諱惡實成乎是入許熟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諸宋也鄭歸于我曷不言自鄭歸之主乎受者以爲言曷主乎受者以爲言有王者起必使受者還其主人主人不義歸諸閒田掌于天子之縣師大夫守之受者終不可以爲其有也取以日何浹旬而克二邑甚之也

入國邑

九月入杞 桓公二年

大夫微內且不言其人入杞暴小寡也月錄之暴亦甚矣惡己大矣然不諱也

滅國

無駭帥師入極 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暴內陵外則壇之正於九伐之法焉內大惡諱無駭帥師入極何以書非入也滅也辟所大不可而後不辟

所常不可也諱之必有所見之於卒乎削之然後知滅人國者王誅之重者也

公行致地

冬公至自唐見外辭

公行政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久之也民病矣不忍以桓公之故而不痛此役也擊鼓怨州吁桓則甚焉

來朝

春滕侯薛侯來朝隱公十有一年

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須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苟非至聖可以作春秋自命乎古人有言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

滕子來朝桓公二年

朝正月也不知臧否賤之不錄其卒使不若薛伯稱其爵姑在邾人牟人葛人之右微國也畧責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子也稱侯何追書也天王之后將歸於京師而天王爵之也魯史不志王室事則不可得見追書於此以見之噫斯何人耶伯姬所天伯姬實隱公之女子子也紀侯將以何面目

朝於桓矣隱之諸子一不見於策書觀其女子子居可知矣信乎其無臣子也矣有于女子子所適之侯乎月以大異之夫已多於道矣

冬紀侯來朝桓公六年

於是再朝矣天王之后歸實我爲之媒也無譏焉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爲化

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矣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桓公十有四年

鄉曰邾儀父今曰邾人不貴邾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邾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固曰朝矣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見諸夏辭

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見諸夏辭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莊公二十有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惟陳爾舍陳則無簡者乎曰鄭亦簡矣舍鄭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之矣陳侯使女叔來

聘何以書錄齊桓之功也桓公糾合諸侯謀其不協玉帛之使盛于中國不可勝書書必於其簡者陳三恪之封也自我言之邇與戚不若宋衛自陳言之齊桓沒而日役乎楚矣齊桓主中國則陳不知有楚患國家安甯而志一以奉王事嘉好之使接于我焉志陳之聘我則中國諸侯見矣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何言乎陳侯使女叔來聘言齊桓之力安中國而義睦諸侯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公四年

于傳有之魯衛之相睦也異於他國春秋始乎隱傳世五君迄於文百年矣來聘昉于此乎曰否前此矣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衛侯使甯俞來聘何以書喜之也何喜爾衛亡於狄復存於齊桓及晉文伯而衛之禍亟焉狄又乘之衛無甯歲衛不殆于晉與狄而遷以定其國講于晉而後獲安玉帛之使行衛庶無患矣衛兄弟之睦者也志甯俞之來聘喜衛之無患而志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成公三年

晉兄弟之國也我事之敬矣敬不答乎何遽乎成之篇而後言來聘向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晉侯使荀庚來聘何以書抑之也何抑爾禮之始失也偶晉於京師其甚也以共京師者共晉微見乎僖至成而甚焉晉侯益驕非魯所望也志晉之聘見晉之爲晉我之適者而已矣曷爲于此焉始曰王使不志矣而後志晉使春秋之大教也不可不察隱桓之春秋

志王使聘五焉成襄之春秋志晉使聘九焉魯人之所以榮且喜者移於晉矣以共京師者共晉聖人之所甚懼也舍隱桓則志王使也罕自成而下王使亦絕不見章疑別微以爲民坊春秋之大教也春秋終不使魯人以待王使者待晉使絕之若不相見者然以尊王而抑晉微故尊之僭故抑之王聘屢于隱桓晉聘屢于成襄皆以爲非常焉爾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成公四年

傳有之諸侯宋魯於是觀禮自我言之壤地接而婚姻之國也春秋始乎隱傳世七君至于成百四十餘年來聘昉於此乎曰否前此矣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何以書曰喜之也何喜爾往歲晉衞今茲宋玉帛之使交至則喜之也易爲以喜書喜乎此則魯之爲國也僅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成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聘也聘以要伐也君子以爲不成享矣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季孫行父如晉成公十有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盟也公親往而大夫答焉我又報之君子以爲足恭矣實盟也則其言聘何聘而後盟者辟要盟也則其言盟何以大夫之答公爲不可受故以盟言之若晉之施於我者然足恭恥也爲尊者諱恥

晉侯使士匄來聘成公十有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大夫之答爲猶愈於己所惡於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

春秋責人先自厚也

晉侯使荀罃來聘（襄公元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晉脩禮於諸侯則曰非常事何天王崩而嘉事不廢其失常也大矣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襄公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惟鄭爾舍鄭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之矣鄭伯使公子發陳亦簡矣舍陳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之矣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何以書曰戚之也何戚爾鄭兄弟之國也人伐其喪我與爲爾焉聘必稱先君以相接志鄭之來聘則我之不廢喪紀見矣人伐其喪我與爲爾焉成公不書葬戚之也晉之有鄭喪亦鄭之憂也魯喪亦鄭之有鄭喪亦晉之憂也而伐之而逼之

我與爲爾焉不得已也三年之喪畢玉帛之使通以爲有兄弟於我則于是焉戚之矣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于陳喜諸侯之睦則齊桓之爲之也于鄭傷諸侯之薄則晉人之爲之也矣其伯矣其伯報陳則志言睦也報鄭不志言薄也以爲不足乎恩云爾

晉侯使士匄來聘（襄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荅公也則其言之何以我之報之也若晉之施于我者然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襄公十有二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君荅大夫也易爲不諱恥可已而不已曰足恭不得已而不已曰順命也以公之如晉爲不得已焉

殆乎召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襄公二十有六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召公焉召諸侯以獎叛人其失常也大矣

曷爲不諱恥不得已也曷爲爲不諱惡不得已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襄公二十有九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春秋善改過貴復正晉以拜城杞來聘我以大夫報之晉改過而我復正則何以書以改過書也以復正書也

晉侯使韓起來聘（昭公二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大夫爲政而來見也

卽位而來見者小國之君也起也比乎小國之君其失常也大矣爲人臣者必使臣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昭公二十有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僭甚矣天子徵諸侯下之禮亂矣自是無晉聘者矣天子微諸侯其始志晉侯使士鞅來聘以謹其終玉帛之事君子盡心焉而已

平

春鄭人來輸平（隱公六年）

曷不曰及鄭平非我欲之曷不曰暨鄭平非不得已曰鄭人來言平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則曷言乎輸平我不得乎於鄭

而後乃今於平也春秋斷隱公之元年以爲始前之不平不可得而見雖言平猶之不見也齊之不平遠自靡笄之役始鄭之不平近自侵鄭始此既見其不平而言平也鄭之不平不可見必言乎輸平而後見前此有怨矣棄前怨者今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前怨謂何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矣然則何以書講信脩睦而平之乎抑比周鄢爭而平之乎於平無譏焉其終不遠矣介如石焉甯用終日聖人知其幾矣鄭人微也謹而志之

來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見諸夏辭

宋司馬華孫來盟文公十有五年

來盟稱官何非鮑之黨也何亟稱乎非鮑之黨見鮑之黨也甚且衆也其稱華孫何嘉之曷爲嘉之華耦卒而後昭公弒則耦乃戴桓之所憚也何以不稱使宋殆乎無君矣國不能乎君魯則齊仲孫不言使昭不能乎君宋則司馬華孫不言使言將自是弒君也

乞師

公子遂如楚乞師僖公二十有六年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亡何而不然聞之董生論其指曰直乞師楚爾可謂姦矣且國之恥也則曷不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公自將楚師以伐齊則不可得諱矣君子不得已於此錄晉文之功也將言公以楚師則先言如楚乞師以承君

命而往者大不忠于國矣回遹其謀以辱社稷侵敗王畧雖曰君命焉用彼相朝無人焉則公子遂責也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則罪在三卿君子傷國之空虛也任一公子遂云爾已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十八終

靈川秦培藩舊校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起榮新校

春秋正辭

內辭第三下

學海堂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卿設如大門小卿如四體文王立政養友邦冢君必知其三卿入天子國曰某士明王不遺小國之臣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大夫有出疆之事必君命也必王事也一州之內兄弟甥舅之邦諏謀度詢不辱君命以奉天子有交政于中國者乎大夫出疆一聘大夫之禮會則焉得有大夫之禮論語不云乎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盟必以其君之身及其國家爲之質大夫讀其書可乎信在大夫可乎及宋人盟于宿亂之大者據亂而作有指哉大夫盟會二小過不及其君君行一臣行二將幣於廟

中必戒之曰臣不可過會有壇坫何獨不然雖然兩君相見會之禮惟君也一君一臣不得曰相見奉君命以往則不可以私見吾知公孫敖不亢也隕越焉已矣聘禮受命不受辭結以聘行乎國利乎大夫而與諸侯之盟始于此惡其以淺事將君命而壞天下之大防不貶絕不待貶絕也仲遂國賊同類相求行父中立幸其包羞伯子男可會也終不可盟也大夫會諸侯三盤庚之誥曰命汝一一君也二君一民公室卑矣大都小都田役有戒必出於治朝況軍旅哉其將不自近古也慶父也遂也初主兵卒爲亂叔彭生無譏焉仲孫叔孫其誰適從公室四分季取其二叔氏之介季孫舊矣孟孫之耦季孫固矣豹獨知有公室焉斯何忌州仇三臣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將豈自公命哉大夫將四國亂無象良臣不居如陳以君命行其事乃私行也告糴以邦事行於齊則若不出於君命也其善志哉大夫私行五大夫榮辱國之榮辱也喜而致之內祿出災不以此乎狐裘羔袖行父也羊質虎皮意如也惟叔孫舍不失辭不失色不失足取貴於春秋公羊知之大夫執六古人之厚終也建國數百千歲彊諸侯欲行天子之禮於小國之臣不果內自是以下公卿與懦發蒙振落矣如遇犬馬犬馬自爲如遇官徒官徒自爲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親賢大臣何如哉桓莊之篇不[illegible]大夫傷已大夫卒七骨肉之親無絕不受祿亦不去國叔肸遭變而不失弟之道以取貴於春秋繫之公以公尚知愧乎公母弟八君子不施其親三刺之法非所論於八議之辟也

季子正矣公子買何罪而誅以謂楚人者蔽之枉橈不當孰甚焉僑如出公子偃死行父疏公之戚而私戚其戚日詳之隱之也刺大夫九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公孫敖實然魯人不忍傷其子之心厚之道也公孫歸父善矣遂之罪也惡惡止其身聖人之指深遠哉僑如幸紇非不幸公子慜非卿以重視大夫昭公所親意如所忌忌可重矣大夫奔十先王之制邑無百雉之城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叛者在前抗者在目臣有情僞無以感之伐邑厲矣非聖人意也叛邑十一士之八成九刑不忘聖人之辭嚴於鈇鉞口授弟子不著竹帛邦賊十二陪臣執國命不見於異邦惟此一人而夫子究之窮諸盜矣其命之專於國所不能削者有一焉從祀先公也爲國者慎毋棄

先王之經俾爲盜者藉手口哉邦盜十三

大夫盟會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隱公元年）

諸侯之大夫稱人春秋之始也內大夫出疆恒不氏茲何以不名貶絕則名名不如不名名何以不如不名大夫微也微則以爲大夫之宜宋大國也宿微國也宿爲主人其君在焉何見見之於男卒也吾與宋甥舅公在喪也使大夫愈於身親之盟不自大夫出必以其君與國爲之辭則焉愈於身親之君臣自父子立也子子然後臣臣矣終不若不盟之爲愈出命者不可承命而行者可以無貶無貶不名以當宋人而已矣當宋人而已者公侯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也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文公十有六年

承命以盟不獲以盟反命行父恥乎國恥也則何言乎弗及盟幸行父也是齊侯也是公子商人也我不能討讐我以爲榮親我以爲辱何幸乎其弗及盟見不善如探湯行父則不能故會齊侯也趨而陷焉行父庶幾免矣誠幸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鄄邱

及我欲之公子遂志乎爲是盟也商人弗及行父盟遂則及商人盟遂其商人之徒與有君命焉則遂何罪遂主兵久矣不能討賊受賊之侮賂賊以請盟其不知恥也其不知畏也畏非所畏則不畏可畏君獲其意遂擅其功文公無遠慮而任小人不旋踵而遂乃行商人之事矣內大夫特盟諸侯未有書日者汲汲與弒君之賊盟故謹而日之

大夫將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襄公二十有三年

丙不能救則書次不書救何言乎救晉次于雍榆善救晉也諸侯勤王不救則罪也州伯恤小國不救則恥也齊不足以儆晉魯不足以敵齊救已厚矣不能非魯恥也書次未能乎救也未能乎救而言救善之也不爲譏乎外救以言次爲譏丙救以不言救爲諱何以善救晉陰平之役齊爲我故伐晉以報陰平也報施之義則得矣

大夫執

意如至自晉昭公十有四年

致大夫不去族意如何以去族賊也翬也終隱之篇貶此曷爲一貶而已因其可貶而貶之此其爲可貶奈何尊晉罪已夫意如知之

叔孫舍至自晉昭公二十有四年

意如去族舍不去族舊史去也君子脩之不去也不去舍以去意如也

大夫卒

公子益師卒隱公元年

公子與公子而爲大夫者與大夫也春秋錄大夫卒以大夫錄公子而爲大夫則不卒必有故然後錄之曷爲錄大夫卒國體也命於天子者也曷爲以大夫錄公子魯無異姓大夫也且見成襄而下公子無復爲大夫者也知其國體擇之不可不愼任之不可不重禮之不可不厚知其命於天子則不可以置私人不可以不請命不可以專廢置生殺天子有司士官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諸侯之三大夫也況生殺之柄乎見魯無異姓大夫則賢賢之義缺矣見成襄而下公子無復爲大夫則親親之道缺而世卿之害家凶國爲王法所必禁矣富哉春秋之辭之指乎言盡于此而已乎又有焉公子不爲大夫家之事也有故然後錄之哀先君之遺體也傷其散而之于四方也曰是公子也則未知其孝公之子與惠公之子與曰孝公之子也終公爲諸父諸侯絶旁期實維一體之親也則不可不與小斂公不與不可

不志不日譏不篤於禮也春秋之義不可凡其皆博矣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公可不自篤乎一節闕焉謹而志之厚之至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隱公五年）

大夫日卒正也隱公之篇四卒大夫惟公子彄以正書之彄者何孝公之子隱公之諸父不當爲伯乃叔父爾也隱於大夫恩不薄疏戚亦不相踰小有闕益師也成禮彄也古之人君於其大臣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錫衰麻絰親者以其親服三臨其喪未殯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春秋於仲遂叔弓謹而志之則文王之法其不盡燬於當年矣

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志益師之闕成彄之禮無駭近俠則遠或貶而不繫氏或以未命不繫氏凡所書者有所表也終桓之篇不卒大夫譏恩薄也翬不卒則國賊也臧孫達不卒莊公之薄也公子牙稱卒以爲當誅而諱殺大夫也以莊之不卒大夫見牙之卒非卒也殺也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據左邱經將以何明之經鮮不亂傳且失之誣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隱公八年）

春秋有追書賜族矣不追書貶之也疾始滅國也滅國先王所必誅而不赦豈徒曰我善爲戰而已乎

俠卒（隱公九年）

公羊子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子曰俠者所俠也公子

益師公子彄親則諸父也無駭五廟之孫也俠爲同姓與異姓與未可知也故氏所矣則疏於賜氏者未命未命於天子焉得謂隱不爲大夫而不命之乎大國三卿可不命於天子乎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諸侯之大夫故不氏也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公十年

卒何以日辰魯之崇也得無貶乎義不得無貶而辭無貶也曰周文公召康公既沒周之賢臣無若樊仲山甫者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之降心也若此跡宣王之政未純也芮良夫之詩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哀中國之大無或陳力以念天事者人瞻天之命可痛矣睿聖武公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宜若天所屬意而道不克

繼文王五百餘歲至於孔子先孔子未生獨有一人曰柳下惠魯公族而伊尹大公之倫也蓋其盛哉用天之降命復文武之統於魯國何不可得反者而孔子因之則世世猶三代也魯世卿臧孫辰聞人也以其言爲魯大夫師自知弗若季則護其故以蔽之俾不通然後已以王者之法正之蒙顯戮者辰其首也辭烏得無貶乎曰義在指矣易不學乎春秋莊公季年迄於茲辰也日在卿位告糴之外無見焉魯人皆崇之矣聖人皆削之矣季友卒僖政衰仲遂恣宣慝伏魯無人焉知辰之至是始卒也亨卿祿者又五十年矣不爲不久矣噫後之君子欽念之哉以臧孫辰之爲良大夫當世謂之不朽而閔僖文之春秋削之無一事可錄者則知蔽賢之罪

大而小善不足以自贖也甚絕之也義在指矣曷不讀乎春

秋

邦賊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隱公四年）

此再役也宋志也謀自衛人始宋不救患而生患不討賊而助賊則必以宋公主之重其先輕其後斥衛州吁以當國之辭衛人則州吁之人矣與賊爲徒曰衛人也及其討賊亦曰衛人也名之必可言固若是無辨乎春秋以衛人卒能討賊而原衛人之心恕其初從州吁之罪一以人書之乎人也擊鼓之恕衛人不以州吁爲君也公孫文仲將固無罪矣況師旅乎然則宋公陳侯蔡人皆可不以黨亂臣而干王誅乎應之曰宋陳蔡皆有罪得免罪者惟陳侯焉戴嬀大歸陳侯不知賊由州吁耶又可曰不得不以兵從州吁耶我與宋爲會衛人告亂則遇于清矣皆知州吁爲賊矣殤公又聽其甘言悅耳乎宋公首惡陳侯次之皆稱其爵蔡以末減稱之曰人貴者惡重微者惡輕王誅也則陳侯何以免書法何以見之賊當國且在外則稱地以急其誅于濮喜得賊也得賊陳之力也則罪與衛人偕免矣不可赦者翬也且邦賊也不終者宋殤公也又且首惡也我以將尊師重之辭言之蔽罪于翬而公之不能終斷可知矣此再役也不先曰而後凡于伐鄭如恒辭然痛宋鄭構兵其爭奪相殺無已時迫同盟于幽而

後息焉夫子曰管仲之力也

夏翟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俏公子而名之見翬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搆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尚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 昭公三十有一年

此非君命曷爲以會言之如恒辭然意如無君也不以恒辭言之則無用見意如之志也成其志著其惡然後日其卒故

丙申季孫意如卒 定公五年

意如卒不去族累定公也能殺意如則無累乎曰是義利之辨殺不殺不與焉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十九終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起榮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乙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

春秋正辭

二伯辨第四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桓公業霸據時之先司馬九法軌跡易遵聖教貞一王澤尚存管仲相之君臣同志內治五年立功立事比杏擬可陽穀鄄至甯毋首止卻姦尊義其來徐徐不以兵車五禁壹明東牲載書葵邱盛矣鎮其黨矣難萃易渙人心靈矣木瓜永好追思不忘雖曰薄德賴此一匡齊桓盟會一伐衛偏戰召陵大陳節制之師中外悉順旄邱諷衛褒賞賦鄭危邦闇君人思揆正小雅既廢征伐遂缺甫田戒荒遠畧抑末傷財害民幸有節也困於金車正不譏也齊桓侵伐二經營二十餘歲中國諸侯擬議觀望

意未決也存三亡國而天下咸諭平桓公之志再爲義王克盡臣節修禮諸侯官受方物魯人至今以爲美談猶望高子則修春秋之時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非以文武成康之世近周禮無恙故邶雖曰未粹苗莠粟粺晉文儗焉則不算矣齊桓救患存亡國三入國二載教民三則期歲之間定霸已亟待時乘勢易如反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天子在焉敢勿奔走考其武畧合三強國東西究海搏心一力得臣自敗儼然馮軾微晉公子魯衛曹鄭懿親上邦惟楚是聽盟于召陵中原益病意念深矣我退楚還臨事而懼謀必萬全元帥尚德克亂在權子行三軍必將與焉入曹圍許慙於桓公原卻狐趙豈敬仲朋狼弧好兵累世以彊誅之曰文乃在彤弓晉文侵伐戰圍四再致天子曰不繫月彼壯在輔貞下乃吉儀容辭令恭讓知節王官莅盟書載入國越在外服各復舊職惜也孔艱徵會于溫疑衛弟昆構衛君臣陽正厥罪陰侀其疆圃田北境東割戚匡坐使陪臣盟于翟泉乾衣坤裳惟其倒顛諸侯力正晉文始焉大夫擅命伊誰之愆貶而稱人告于萬年晉文盟會五

齊桓盟會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莊公十有六年

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齊桓自是爲諸侯正也諸侯之載辭自齊命之矣齊主命則其言同盟何奪其爲正之辭也若曰幸無異辭者爾昌爲奪之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

主諸侯命也屬有長連有帥倅有正州有伯輻輳並進歸命天子王者之政也連數州之伯正長帥端拱揖讓而聽命於一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主命於是始故奪之則何以不書公聖人以同於此盟者皆大惡也蓋自是禮樂征伐終自諸侯出天下且見爲當然而相率以安之矣雖然舍二幽之盟盡齊桓晉文之事卒無有更言同盟者二公以奉天王之心而爲之辭尚猶有順之實焉晉趙盾爲新城之盟春秋于是三言同盟而政始自大夫出矣舉公曰諸侯終以趙盾誅趙盾之爲諸侯正也曰于下以謹之使若不主於晉者然趙盾非首惡哉前此有事後此有事未有書滑伯者書滑伯罪其爲天子大夫而同外諸侯也王畿于是乎日削矣滕子不常見于桓之會小國視滕者不書而書滕子哀其爲庶方小侯既共命于州之大國而又奔命于他州之強國也小國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則皆主乎爲是盟者之罪而受王命承王官上不能尊主下不能庇民皆不得以無罪春秋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告之萬世也其誰知之蓋亦弗思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莊公二十七年

同盟大惡也及是再書而公不諱何惡惡者疾始其餘以實事錄視此者爲同盟乎自參以上莫非主命之辭也則莫非同盟也曷爲志桓之同盟至於再則已難乎其同之也主諸侯之命有正諸侯之心未有長諸侯之功則不足以同之也名生于不足稱乎伯事不言同矣近乎王事不言盟矣降鄫

滅遂比也功未足以掩其罪也存三亡國而陽穀之會不言
盟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僖公十有六年）

曷言乎邾侯淮徐州川也邾冀州國也以桓之用諸侯爲無節矣傷財害民國以危亡隨其後南仲之法廢吉甫方叔不可得見耗矣惠難徧也施難報也宰周公知之

齊桓侵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十年）

伐山戎言齊人此曷言乎齊侯危之也北戎其幾敵矣其言許男何豫州之國也而伐乎北戎閔許男也

齊師曹師伐厲（僖公十有五年）

厲微國也以齊伐之則何以書遠也勤遠畧者至是窮矣何言乎曹師閔曹也北師在邢南師在厲小國不堪任命矣雖有他國不錄錄曹師甚閔之之辭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僖公十有七年）

何言乎齊人徐人伐英氏遠國也玩無雲矣徐不與楚同稱人曷爲與齊同稱人齊將卑師少而人之進徐以偶之因乎徐人也君子終以齊桓爲節制之師伐山戎不言燕人齊侯親之也齊侯在是則不言因燕人矣愛齊侯乎山戎是以人之

晉文盟會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見天子辭

靈川秦培璠舊校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起榮新校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諸夏辭第五

建牧立監國域州殊上繫天子爲下綴旒國之東遷壞散保伍十二諸侯於是焉數春秋本魯以推諸夏東方庶侯齊近且大於衛爲睦宋鄭陳蔡錄晉自僖聖心不怡尹我一州微國柔之在邦域中實維附庸近說遠來原始要終齊伯主會厓挈曹許大夫交政小侯廼敘桓公陽穀末言之爾莊僖小伯豈鮮賓從案經所書此則特盟離不言會善惡微矣謹而錄之其有指矣

皐鼬識散杵臼自雄能令受命悲乎撫膺雨雨比耦落落曙星特盟會一及期曰會不及期曰如會先期曰遇苟不期焉地無

常所焉得告命而志諸策書乎志不相得不請先相見先請壹
似要之者必期以地否則諸侯而爲匹夫行也安得曰禮禮不
備有事焉而不書貴諸夏也不然杞何貶乎僖公以終春秋不
復志遇聚言會散言次則已文日儆政日繁大夫專諸侯佻遇
二書遇以戒書次以慎因其憚之告以慎之因其亟之告以戒
之愛諸夏之爲人君者也一國之安危在此一人此天子不怒
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次三其惡未成其志可誅在楚克息非
人類也紀人知之事已行矣已行未得此實大惡會諸夏而至
此極乎不再見也如四交鄰有道保其國保其國者保其民天
子設州伯凡州之國國之民皆其職也亳城北之載辭曰無蘊
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畧具

矣不然冠帶之倫安有甯宇哉此非一州之伯能專之兩州之
伯實同之者也不相命得乎齊侯衛侯皆州伯也近正亦罕矣
胥命五特曰讓事參曰成事三則善惡大矣諸夏外也吾君或
在焉不敎而主之不必主也外內之辨也善惡皆主會者爲之
參盟會六晉爲天下強國久矣包周室偪鄭衛聖人不至其國
成公之篇則狄之惡其犯令陵正甚杜之也宣公之篇合諸侯
尠莫頻於成襄之篇君在而重已在大夫亂天下之大防者晉
也諸侯以晉爲正實以力爲正自時厥後苟有力其從之何知
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其機在此此謂大惡錄之以諸夏輔
京師之道責之合諸侯七諸侯之大夫不攝君聽命於會可列
於會不可有三而已專也甚者亂窮諸賊誰實使之主會者責

也其君焉在大夫與會八諸侯多在晉大夫一人會斯人也稱斯師焉盾猶知爲人臣乎大夫五人苟偃主兵鄭伯親之率之乎從之乎伯子男與人臣夷乎諸侯會大夫師九畝必稱名君乎臣乎雞澤疑矣溴梁壇矣盟者不義逃者義矣諸侯在大夫盟十清邱貶其人同盟重人雖甚輕必重貶之新城一大夫也清邱四大夫也舍是大夫雖衆不言同盟矣趙盾重矣慎毋忽此清邱之大夫也自是而大夫之會接跡於成襄昭之篇而晉大夫以畔告矣大夫會十一版尹王官之守也示權中國侯伯不得專焉虎牢不繫鄭知其所以乎大夫無遂事乃城虎牢乎城楚邱不與諸侯專封城淳于與大夫專封乎不以楚邱緣陵先邑之不以遷夷儀原本之曰杞也先王封國也城之云爾豈

曰封之嘻甚矣城成周亦大夫爲之而諸侯替矣大夫會城十二諸侯執則名名則絕則執之者絕執之者不名則執之者不絕歸而後名以絕之歸之不名竟無罪也執之者不人本有罪也曹伯以有罪爲無罪公子喜時使之於公孫會見之執不言歸執亦不名人其執之者以爲暴小寡也亦自絕矣歸于京師善歸之于京師不善天王在是執諸天子之側而歸之于京師欺人乎欺天乎舉宋人宋人不免焉以歸晉人絕矣執諸侯十三詹之執不書以逃來書逃義曰逃執者義也義則不書執以逃書乎以逃來書乎逃賤乎賤矣來且不書也魯國幾亡以此賤乎賤之人然後以逃來書也逃來之言言之痛矣執大夫非我人皆不言其歸伯執而不可曰討古之人討不然也彼執行人

力正也桓惡亦大乎內齊桓也大惡諱小惡書大夫專執大夫且執諸天子之側唐叔之後不爲家人矣乎執大夫十四五帛使終始一辭兵革使始微之漸著之將卑非卑春秋之初大夫卑也將尊何尊春秋之中大夫張也師少稱人師衆稱師惡其君也稱某帥師師危其師惡其臣也稱將不稱帥師師歸惡於將也不稱君使之將不中御也師喪於外邦亂於內不擇故也君將不言帥師重君輕師乎惡則惡重功亦功重吾見其惡矣未見其功也免師之罪辭也受王嘉師兵死痛矣乃以不義死乎猶忍罪其不死者乎而其君不容於堯舜之世矣侵伐十五多其力者多其惡師未加於敵民已殘矣出不正反不忍爲也勸人乎哉彊人乎哉附和人乎哉不得已而隨人乎哉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君與國政懲自處於人役而役人者於是乎多其力矣孰知其惡積而不可掩乎不患其心之不仁也患其衆之不足從之不多也會侵伐十六救必善之偕衆善也獨往善也君行君善大夫行善在君晉悼三善圍彭城謂之義救陳蕭魚謂之仁不善則惡無中立也戍救十七卒葬之指煩煩如繁諸乎公羊奧且明矣不可不學穀梁左邱眡乎瞽哉舍禮服則失本合春秋則拂經諸侯卒葬十八古人以皆賓爲大惡短喪次焉未葬未踰年君十九世子攝其君禮也未嘗繼子男不改也光俄長於滕烏乎可矣世子二十諸侯臣其昆弟母弟母兄恩篤矣妾母必不可夫人也子必不可不親其母而事之也天性也至誠經綸人倫察焉母弟母兄二十一世子奔而

君迎之邾伯以地入父在牀而君會之州蒲以師出初命之首
誅也在會一衞侯出入一衞侯不嫌則兩見之出奔必不在會
會夷儀必不入夷儀也公子五爭鄭多君矣忽未嘗稱爵也突
出入未嘗不名也鄭伯非他人必厲公也春秋明若日信若時
疑君二十二邾邾進牟葛微國不錄其爵若是者衆蕭以附庸
竟邑於宋痛其滅而以日詳之建極者惟在無虐煢獨畏高明
哉附庸成子二十三紀子以侯天王爵之杞公而伯天王紳之
伯云夏也子云夷也因其禮也聖無私也袞封紳爵二十四

特盟會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盟于石門何以書大惡也東方諸侯莫肯用力於王室自此
始矣周室東遷閔無召公之臣日蹙國百里以至終南爲秦
風揚之水成申許周公所職東北二方諸侯帥職志未變也
邶鄘之湊齊在東晉在北西則秦南則楚詩曰彼有旨酒又
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又曰四方
有羨我獨居憂不謂齊晉秦楚有羨而王室獨乎夫子作春
秋所懲者荆楚也晉有文侯之命秦有襄公之詩春秋以序
錄十二諸侯鄙秦而遠之抑晉而後之齊在東方庶幾彼善
于此幽平之際惜齊無功可記於詩書夫子言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爲東周乎帥東諸侯服事天子如文王也則齊在所
先致意矣矧與魯實相表裏爲經世之法又必自近及遠乎
書曰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傷其非王命而私爲此盟也平王

命晉文侯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周公大公成王賜之盟藏在盟府大師職之諸侯焉得私自爲盟乎噫嘻齊侯州伯也鄭伯王卿士也各率厥職矣爲於石門而盟諸祭伯不正其私交則齊侯鄭伯不正其私盟矣於是乎伐許於是乎如紀皆天王之異姓而偏於齊鄭者於是乎王伐鄭則鄭首惡也於是乎王人子突救衛則齊首惡也兆於石門彰於瓦屋齊歌甫田刺無德而求諸侯非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乎東方諸侯之變自石門之盟始而天下之事不得不以齊桓晉文補苴王迹爲美談矣不有聖人誰與立天地之大義乎或以天王喪未期歲諸侯以賓禮相見亦大惡也曰春秋有主書以立教然後多連而搏貫之主書不以此曷不以此春

秋正其本嗣王若高宗乃可以教諸侯否則不薄待其子而厚責其臣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桓公二年

何以書志天下之故也蔡鄭不相得易爲而會于鄧左邱氏曰始懼楚也諸夏之所同患也而近者先受之鄧微國也於我則遠國也因事以錄之漢陽諸侯微見于此申息之亡不識於春秋春秋約文而旨博不以人事多寡爲繁省識天下之故而已矣

遇

宋公衛侯遇于垂隱公八年

畧內則何以錄外瓦屋之盟踰歲而寒矣宋衛志相得終不

會于穀垂之相見信於瓦屋之莊牲焉然則善之與戒之也非若宋公齊侯之善志亦無齊侯陳侯鄭伯之惡心猶有可救之道則先時戒之以愛諸夏之爲人君者

如

夏齊侯鄭伯如紀桓公五年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非如紀也襲紀也飾好貌懷寇心焉人猶謂之賊況諸侯乎則何以無貶焉人行則人之此非人所爲不可以稱人矣子以侯伯之名焉幾其以愧憤死乎往不得所欲事已行矣行而不得下得者一等也

胥命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公三年

兩州之伯有其職不可以主命胥命也則可其辭則侯伯之盟猶有在者葵邱五命明天子之禁也晉有載書亦云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其善者辭也非一州之長獨成之必兩州之伯相與共守之是以曰胥命也不洫性也故曰近正春秋善衛侯善其不會于穀也則以垂之遇錄之矣

參盟會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隱公八年

我不在會何以書志參盟也齊主爲此盟易爲先宋周班也齊先衛非周之宗盟也鄭伯不書不在會乎在會乎在會而削之也則何以見其削之參盟所甚惡也況合諸侯乎合諸

侯不得已而以北杏爲始事如志鄭伯而宋非諸侯主也不志鄭伯則參盟爲無適主之辭也然則何以獨不志鄭而削之齊以鄭不平於宋而平之鄭乃以齊大不平於宋而伐之鄭伯之不信甚矣削之者賤之也以無所長之辭先宋公以大不信之實削鄭伯然後知禮樂征伐有天子存聖人必不願其自諸侯出矣志其日詳重也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隱公十年

此則謀動干戈之惡成矣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兄弟昏媾之國卒于相怨一方詩所謂如蠻如髦者乎月以詳之于中邱主人首其惡矣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桓公十有一年

彼戰克而盟之以爲好衛及是乃與鄭平瓦屋之所求始得矣人之貶之也春秋惡兵所尤痛者糜爛其民而戰之也日以志之痛此蒼生同日而就死也我之救死扶傷不給彼三國者獨不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乎以戰勝爲榮彼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矣稱之曰人問其好惡尚有與人相近者乎而爲此盟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桓公十有二年

同州之小侯也所以爲紀盟者州伯之義如斯而已焉日以志之不信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三會矣日以志之不信也何言乎燕人將言與之戰則先言

與之盟此之謂小人之盟三會一夫鍾一闕一穀邱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曰公自謂能平齊紀矣齊紀不並立行路皆知之

齊侯凶人也僖公之不能得而得之于斯人乎諱公而公不知也

合諸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襄公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襄公二十二年

春秋記諸侯之會不言所爲不言所爲而所爲無不見或見于前事或見于後事或以褒見事或以貶見事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約其文辭而旨博未有不見事而贅言會者昔歲商任今茲沙隨前此者無事焉後此者無事焉間此者無事焉察其文貫其指不褒以揚焉不貶以抑焉見主會者晉爾非有關于天下之故非有關于天下之故則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主天下之會不以天下之事而最天下之侯也周官有之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故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噫斯侯也僕僕爾期月而再動天下屬諸侯乃無一事焉可書於策者則何以宗諸侯矣然則諸侯何以序有事而不事

事之而不將其事則凡而不序非事而事之事之而亟其事則目之見其以一臣之私而動諸侯之君也會之者無譏乎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大國執政之心庸得已乎庸得已乎惜其不師文王而日役于大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定公四年

舉諸侯盟以公從諸侯也聚辭也舉公及諸侯以諸侯從公也散辭也

大夫與會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桓公十有一年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大夫微則曷為以名見蔡叔在會也無貶乎大夫會公侯始于此名以著之貶之也蔡叔舉其親者字之則貴之乎以蔡人能討陳之賊而錄之矣四國為會公弗親之而使大夫與焉始謀不臧五會何益矣不日其盟宋陳蔡無不信也惟不信我也五會一夫鍾一闕一穀邱一虛一龜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襄公二十六年

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黨叛人也鄭良霄何以名決嫌也嫌以伉公貶也鄭先宋何也先良霄人向戌也不諱公決嫌也嫌不使伉也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襄公十有四年

此宿專魯之極致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

戚

與孫氏相倚故季孫自出會不叔出而季處也

大夫會

晉人宋人衛人同盟于清邱宣公十有二年

此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也皆何以稱人微之也大夫以名氏會惡權之在也先穀無權焉不能主晉國之信故微而人之人則其曰同盟何盟主之命在斯人也見斯人之爲大夫也見所殺之大夫之爲斯人也

執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僖公十有九年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專執諸侯專執諸侯于是始故貶而人之虞公亡國不名滕子嬰齊何以名諸侯執則絕于其歸也名則于其執也不名嬰齊之歸也不書則于其執也名絕之也嬰齊絕則宋人絕矣曷加貶焉以見其惡其惡尚待貶也滅圻內邑執三公晉人貶絕矣虞公亡國不名不待貶而絕也三公失地固不名也

衛侯鄭歸于衛僖公三十年

衛侯鄭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曷爲皆絕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尊爲公侯而身不免於罪則不可以南面而臨其臣民所以正諸侯刑不用而大夫士庶人莫敢不一于正也王之道不僭賞天之道無畏高明不謹於禮則在勢者去古今通誼也執而歸者書

歸其論重不書歸其論輕書復歸則惡其出書歸則并不惡其入何也絶故不復惡也絶之而又見入焉衞侯朔爾鄭伯突爾皆不容於誅鄭也釋乎執託于諸侯終其身焉可也

侵伐

鄭人伐衞隱公二年

諸侯相侵伐惡也輕用民死謂之殃民專命不請謂之侵主權作寇虐於中原謂之敗王畧外大惡書內何以不諱而亦書將毋鄭人伐衞爲惡小乎春秋萬事之權衡也彼有甚於侵伐者差其輕重而論之莫重乎滅人國降次遷次入次圍次襲次取邑圍邑與伐國等則常不兼言之莫甚乎取師詐戰次戰次獲次伐國而與之盟庶幾無惡與之會庶幾善者有意善功惡焉有功善意惡焉有功意俱善焉有功意俱惡焉重論先輕論後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聖人明足以見之義足以執之仁足以覆之伐衞意之惡者也將卑師少惡之輕者也苟不差其等而一切論之非聖人之志也春秋惡兵之端君子以端歸諸鄭鄭人伐衞其造兵端者乎審而後斷斷而後書萌牙於毋弟延蔓於宗盟卒於宋鄭搆兵十一戰數十年而未已焉與鄭同惡者或不獲沒其身鄭則公子五爭兩君見殺吁可畏哉殃民專命寇虐之君不可以惕焉驚盡焉傷矣乎彼公孫滑之亂非鄭伯誰首其惡矣造兵端者果鄭矣

衞人伐晉文公元年

以爲盟主而伐之則不書何言乎衛人伐晉不主晉之辭也其人衛何曰足以伐矣晉侯猶在戚而師加於晉則濳事也其言伐何以衛人爲有辭焉其有辭奈何踐土之盟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其命諸侯曰各復舊職康叔長諸侯于衛唐叔長諸侯于唐職在王室久矣衛承王官不朝於晉未失職也晉伐衛而取其地是相害也齊孝公興師而伐魯柳下季爲之辭曰棄命廢職若先君何而齊人無辭也則衛人之伐晉有辭矣以力則晉強而衛弱以辭則晉絀而衛優晉稱侯而後伐重衛也衛稱人而言伐抑晉也曰將卑矣師少矣勝晉則不足伐晉則足矣然後知執言守禮之爲直而怙勢陵正之不可以爲政於諸侯也諸侯無伯亦春秋之所惡也則其不主晉何曰諸侯之無伯也晉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於是始而王道行矣桓文沒而春秋有伯辭實與而文不與也桓文沒而春秋無伯辭以爲是諸侯之力正者爾未之狄也則以諸夏之辭錄之有與人爲善之志焉夫位在藩臣見人之不朝事已而輒伐之非所以安臣節而奉帥天子也于是乎以人從欲而專行乎中國者累世焉卒以卑周室而啟吳楚之心晉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于是始而王道行矣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未減矣

晉趙穿帥師侵崇　宣公元年

崇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於春秋皆不書晉趙穿帥師侵崇何以書曰趙氏之弒械成矣盾也執國政而穿也主兵則弒械成矣將尊矣師衆矣崇小國也其言侵何見其威不加於敵而禍實中於國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宣公十二年

宋稱師非清邱之人也衛稱人是清邱之人也清邱之人則其稱救何救爲善也非其盟非其伐而善其救去小人之約存先君之信以孔達爲無罪矣衛人救陳何以書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也斷道書同盟後書伐齊蠻牢書同盟後書侵宋于蒲于戲于亳城北書同盟後書伐鄭其不同以侵伐見不復以其事見今宋衛之不同見其事何也師不加于衛也衛不信其盟何以不受師大夫孔達受其誅也以一人之身塞一國之難好信不好學以自賊爲不足于賢而不與不肖者同貶書救陳見其扞國難也

會侵伐

邾人鄭人伐宋隱公五年

春秋痛宋鄭搆兵之禍而惡兵之端造端自鄭更端自宋惡著矣寇所先著莫如導爲導者不在大邾附庸也主兵則弗勝導兵實優爲之先者重將毋後者輕乎非輕論鄭鄭造兵端已見於前事矣邾爲兵導於此乃見之甚邾人之惡於鄭人也鄭人焉得末減耶鄉無鄭人邾人能伐宋耶稱人師少矣言伐兵深矣師不衆而用之深導者爲力多矣夫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削公子而名之見諱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搆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尚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宋不爲諸侯長其用他國之師則曰以二伯用諸侯之師不曰以也彼以爲王事而自之出其實據諸侯以伐諸侯也伐鄭宋人意也非有執言鄭伯固其所樹其甘以壞至於再戰而不止造意與寇賊何異稱人貶也四國大夫不復別其尊卑之辭行其寇賊之意焉已矣何以見四國之爲大夫諸侯不以諸侯也何以見宋人之爲宋公大夫不以諸侯之大夫也蔡侯以吳子何中國之君以夷狄之君可然則鄭無譏乎鄭伯之爲狂童也舍小弱見伐者君子不爲恕辭內之見伐則由二伯而後日之告之自反而已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桓公十有五年）

先會後伐莫適主此役之辭也往歲宋以四國伐鄭矣突在國也二國與焉俄則伐忽以納突乎私突者公也公不能主此役三國之君未知所成則且爲明年之會然乃會四國以伐鄭然而不言納鄭伯何哉宋衛陳蔡因其兄弟之爭披鄭

地而分之以弱其國也豈爲鄭伯突哉而公之德鄭伯則甚矣爲是三役周三時而後反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伐鄭而分爲二君也宋衛在北一心也陳蔡在南一心也相耦以艾鄭兩利而俱存之不以周班爲次以功意之善惡而輕重之宋衛重而陳蔡輕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桓公十有七年

及內之微者也不曰會曰及謀自我也宋人有怨衛人有怨我無怨焉伐之則朝矣且重之以盟而主乎爲此伐雖曰微者將不必卑師不必少譏無臣焉十八年之策書見一國賊也見一夫命大夫爾矣苟有一人如蔡季者春秋必有以見之莊閔僖之危賢季子故曰桓公無臣也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末減也

諸侯卒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隱公三年

諸夏親暱生相賓死相哀厚之道也春秋以內辭錄公侯伯子男之喪小大有等近遠有別往來有報薄厚有分當禮焉失禮焉過禮焉在我者躬自厚在其主人者薄責之生死之際謂之大事安危存亡治亂機在此善者表之不善者謹之明者著微者辨懷利弗與也求名弗與也君臣父子厚莫重

焉不能反躬則無以事宗廟保子孫皆以其終事觀之萬事之變舉往明來靡不有以豫之矣庚辰宋公和卒正也其奈何反國乎與夷也話言可載宅心可允復國之經籥家之訓可謂正矣春秋之辭於我君曰公薨於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尊己卑人本臣子之恩自致於君親而不貳其敬義之大者也豈曰託王於魯哉

癸未葬宋繆公十有二月

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哀不足禮有餘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禮不足哀且不足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或內有亂或外有寇焉不及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臣子之恩已薄矣當時而不日正也苟無大失大危大亂大寇不忍以爲非

正則謂之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生死授受不守先王之經則無以爲法于天下後世君子危之不忍不以爲危也公羊奧且明矣煩煩如繁諸百世之變盡在春秋矣葬宋穆公正其終而危其葬何指乎致國乎與夷正也致國與夷而宋卒亂危也聖人無容心焉然則正固所以召危天下將安適哉正穆公之終以賢穆公危穆公之葬以罪殤公葬生者之事也不克負荷廢二先君之功則殤公之罪矣雖然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殤公既蒙首惡之名矣何又危穆公之葬以見之乎危宣公授國之不正也穆公雖克反正亂卒在再傳之後矣宣公可謂知人知與夷不克負荷盡明告天王而致國乎穆公矣知穆公不負君兄盡立與夷而俾穆

公相之矣穆公不爲君宋人不二心於莊公也宋之臣民咸欲奉戴莊公與夷安能立乎其位穆公知孔父之對以忌克爲心而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且曰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蕆德不讓穆公不忍爲也受國於其父除害於其子殤公忍而爲之苟宣公傳諸子而子自隕之宣公無憾也好讓國之名啟爭國之禍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此之謂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隱公五年）

以衛有臣而書桓公之葬不以宣公之篡而謂之無子聖人之裕也何以不日葬固不日也書過時而已矣不謂之不能葬如以衛爲不能葬則將痛齊諸兒乎公羊子之凡不謂夫諸侯卒之有故者

滕侯卒（隱公七年）

滕微國也所聞之世始書卒所見之世乃書葬曷爲於所傳聞之世稱侯而書卒以其子來朝恩錄其父王者所不辭也曷爲不卒其子以朝於弒君者之朝而奪其恩其稱子固子也無貶也滕固子則春秋何以侯之其不倍矣乎應之曰聖人若曰惟王者改元立號庶邦丕享則爵命諸侯天子之事也云爾已矣苟非其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免於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如其人如堯舜揖讓湯武征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矣曷爲爲貴賤不嫌貴者無常貴賤者無常賤昭明德廢幽昏決然而不可疑也疑則萬不可以少嘗之矣滕侯薛侯春秋當新王也滕子薛伯親周也公羊家識之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隱公八年

日卒正也諸夏之國自所傳聞之世逮於哀十四年以告終而識於策者不可勝書春秋錄大畧小錄近畧遠其書之各有指矣以考其行以稽其失以痛其禍以治其亂恆於大國詳之常所書者則宋王者之後也蔡文王之昭也陳三恪也鄭諸姬之近者衛康叔之後也齊王舅也畢具於隱桓之策矣晉武之穆也錄之自詭諸始且不書葬有推而遠之之志焉惡兼其宗國也小國如曹所傳聞之世已書卒矣如滕如邾如莒則書自所聞之世如薛如許則書以所見之世至所見之世舍莒皆書葬矣哀公之策小國皆卒日葬月矣皆近乎我者也遠國之大者惟秦也不錄穆公以穆公而錄康公亦不志葬至所見之世乃書葬楚之卒自子旅焉始吳之卒自子乘焉始終不書葬祀王者之後春秋降而爲夷其賢於莒實多志卒於僖之篇志葬於襄之篇以迄於哀皆以諸夏之辭錄之終不忍以爲外也自曹以下雖諸夏不得以當時不日爲正之指言之其義類甚博而且有要不可不察送死大事也聖人所甚重士大夫之喪且必多見而識之大小二戴實存焉諸侯之事父子君臣之大倫要在於春秋故曰禮義之大宗也

辛亥宿男卒

宿近國也微矣五等之侯如宿不志卒於春秋宿男卒何以書與吾大夫盟且先他國焉厚之也君子作春秋秉文王親

諸侯之道不寧方來後夫則告之凶周公誥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春秋始於隱公宿與吾大夫盟邾與公盟皆於我有作兄弟之誼矣不哀其喪豈可謂師文王者與滕侯卒不日宿男卒何以日嫌與蔡侯考父同日而別異之同盟而不名微國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哀不足且禮有闕矣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五年

曷以二日卒之疑以傳疑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爲人君者修身以俟死正其家人正其國人無有一邪人作於其間陳侯何如哉國亂矣亦嘗執州吁奚爲于稷而會之

葬陳桓公

葬不月則譏不獨在臣子桓公失君父之道矣賊之使與微國同實云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桓公十年

小國書卒在所傳聞之世卒月葬時其常也則以射姑爲始終生卒日葬月敬老也曹伯老矣曷爲爲見之以其使世子來朝不可以不之兄亂之階也曹雖不亂道則有以致之不謂之正必謂之敬老公羊子有所受之當時不日而不謂之正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雖亂不咎其人謂之天作孽致之而幸不至非命也雖不亂必正其失謂之行險以徼幸噫彼壤國喪家亡人不過先去其禮也亦奚其喪失全而後全亡

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桓公十有一年

寤生之罪不可不誅浮於衛朔矣則何以書葬曰朔之罪已見寤生之罪未見以不可書辟之也曰春秋誅亂賊義有所辟必有辭以誅之未有但已者突也定天子功不見書葬以見之寤生抗天子且傷焉罪不可見不書葬以見之矣不可而且書葬將毋春秋有所緩有所急與曰春秋之于寤生則既誅之矣桓之元年于垂于越皆誅辭也假田爲孫辭實赦罪于鄭伯之文也誅之矣然則何以不去葬曰寤生之辟有議焉五廟之孫於諸姬爲近桓公死難武公佐平王以東遷鄭以緇衣立國平天下其功有誅而無絕則寤生之誅禮爲之變且隱者也誅之必續其子孫矣爲不志其葬春秋之侯誅而葬者衆矣以寤生曾不誅疑聖人之志其葬若已誅矣苟非蔡靈侯則王者不忍暴朽骨又何疑焉秋七月葬鄭莊公不以慢葬志也志王者之法有罪不敢赦緣恩必哭之如其倫之喪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桓公十有二年

陳厲公也篡不明則不書葬以見之

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一月

決日例也是月決不日例也何不言是日日重見也可月重見則不可嫌乎閏也干支則不嫌曷爲決日不日重日也不決月不月例之而已月輕也以重輕爲詳畧教人以易知傳

之萬世而無所疑不然古人往矣古事遠矣焉用知其事之
在何日而筆之

三月葬衛宣公桓公十有五年

卒日葬月謂之正乎非正也篡不書葬晉之篡前定也不可
以爲正矣宋子陳子背殯出會皆以在喪之稱稱之必諱桓
公穆公之葬則齊桓晉文有罪焉彼猶有人子之心終身痛
焉必并去襄公共公之葬因其自責而責之背殯不可固如
此衛侯朔何如乎如恆人矣則葬宣公如恆辭矣獨無父兄
師保乎童昏也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以至此極也其終不遠
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桓公十有五年

危不得葬也

癸巳葬蔡桓侯桓公十有七年

渴葬也哀不足禮能有餘乎蔡桓侯奪其臣子之辭雖有賢季
薄於爲人後之誼矣稱之曰桓侯奪其臣子之分授不肖以位薄其身危其國
於蔡矣補桓侯不知忠臣之分授不肖以位薄其身危其國
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僖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所予二伯而已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莊公二十有一年

絕之而又見入焉鄭伯突也衛侯朔也皆不容於誅朔不葬
突何以葬功以除突之罪也突之功奈何定王室也惠王辟

子頹之難居於溫鄭伯誅子頹而王室定罪固可得而除矣
然則何以不言王出入以鄭伯虢叔克左右王室不廢先王
之命若畿內之官君子雖無競乎尚猶有親臣也故爲尊者
諱也　此節在上一節前

世子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桓公九年

譆於天子曰世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譆則以皮
帛繼子男禮也父老子代從政天子之大夫仍叔之子也在
曹則射姑諸侯世子也會同則可攝朝則不可以攝射姑非
攝曹伯使之非禮也曹無大夫乎次國三卿當大國之下卿
小聘可也何亟亟於使其世子來朝乎好於我也好於我者
何人可無譏乎君使之非也子不幾諫亦非也曹伯老矣不
重其子世子親矣不念其君危國亂家之道二百四十二年
惟一曹世子則其成之曰來朝何命之者於朝受之者於廟
矣

母弟母兄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公七年

齊終春秋志聘五盡於此乎曰否他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以書曰志聘也志諸侯之聘於此焉
始志諸侯之聘爲始以志天子之聘於此焉爲始也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諸侯之大夫來曰聘天子之大夫
來亦曰聘若是班乎故辨之云爾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侯

之大夫來咸視此天王使凡伯來聘天子之大夫來咸視此云爾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辨等於齊而絕倫於晉不可不察天下之大教也孰往大夫如齊也曷爲不言大夫如齊不言公如京師則不言大夫如齊以爲常事焉爾公羊子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傳曰母親至而尊不至教親親也庶子爲侯必尊君母而親其母不以親親害尊尊亦不以尊尊害親親是用內和而家理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人情之至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子曰來盟前定也則曷爲不盟于曹矣不欲曹人與乎此盟也爲私焉鄭伯使其弟親者也莊公之子多矣惟母弟之爲戚私之中又有私焉明神其聽乎甚於要盟之不蠲矣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公十有七年

何以字賢也何賢乎蔡季其出以義其歸以仁不求爲後義也終兄弟之恩仁也以取貴乎春秋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一終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起榮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壹　庚申補刊

春秋正辭

外辭第六

楚有四稱自本逮末無過曰子犯中國甚與中國並以至下者本之惡其僭名也人之在僖之篇齊桓同好內王貢也子之自成之身晉景不正楚討陳也襄昭往焉外之奈何夫子適焉謂諸夏何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楚子軫知大道矣楚一徐州之戎魯侯有膺王命曰征馴之則甯伯述是職惟在率服別生分類有虞盛德彼實近我職思其外莊僖以後葉翦流汰追戎濟西錄功在大戎二狄逼并冀侵茲宛豫曰狄在雍宣策初著別之以赤患其交互赤狄蹻矣白狄來矣交剛大原

學海堂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并之侯矣鮮虞所踞恒山之旁武衞不奮失其紀綱經世之志率彼陶唐狄三召平淮夷宣王征徐我之所職很戾如茲國之人之徐固桀也及其子之徐竟滅也楚之稱子豈非劣也徐四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吳越印我實曰上邦伐鄒之寇行父懼亡范燮致伐底甯東方倏而會吳謀之不臧究於黃池居圉卒荒吳五越能通名於越不能楚虔主盟挈而稱人靦然人面蠢也去之句踐不良聖人距之越六秦以伯見初非狄也禮聘之交俄一斥也任好不卒乃卒營也善及子孫三良殉也儕諸白狄桓無信也卒而不名匿嫡名也秦七振鷺爲客卽於東夷貶之者三志在扶微夏禮本矣禹德遠矣杞八子之稱爵已遠父之從楚已果從楚人之伐許國之小人無朋蠻貊不行鄭九陰敗

王師生居父爵晉之爲狄久矣因其甚而後加之傷之也辭人之君受人之臣委陳蔡而不恤恣荀范而不遏平公沒而晉益無君焉則不得有大夫焉國之也者無君無大夫之辭也書曰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哀哉晉乎猶在瀕死之凶人下乎晉十不逆詐不億不信來則名侵則人志其初之來以本之可以覺末州伯何事矣東夷十一三人可責皆不善也有指矣小國十二舒爲荆耦邑別則散衆散爲弱淮之衞中國者楚實制之矣聖人遠慮父母之國以邱墓之在曲阜也羣舒十三淮夷以楚虔書楚子長諸侯賤乃如斯見其賊而誅之淮夷十四周疆有戎區以別之或則邑焉或則姓焉實逼處此晉之咎也遂以媚晉又何求也曼氏子爵嘉赤名若是乎詳之以當楚子晉人而晉

楚伏其罪不以外而忽之重人之死哀族之亡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騖乎兼容并包也山戎北戎譏遠畧也諸戎十五敗不言獲不語怪力書狄畧之書日詳之爲天下記異也長狄十六

楚

楚人伐鄭僖公元年　楚人侵鄭僖公二年　楚人伐鄭僖公三年

楚何以稱人入僖之篇始人之也其稱人曷爲始於此論齊桓之功也四夷病中國莫楚若近也不自以爲天子臣桓公爲召陵之盟復職貢於周室焉來盟以定約束舉其臣之名且氏之列爲諸侯以承天子故於僖之篇始人之也君子以桓之與楚不踰節矣自時厥後雖犯中國不敢叛天子于是乎楚但稱人然不言楚子也春秋于病中國甚者辨其等也嚴而王制正無缺矣

冬楚人伐黃僖公十有一年夏楚人滅黃僖公十有二年

滅不書伐以無救書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僖公十有五年

夷狄相敗何以書中國救之則亦中國也曷爲國徐而人楚也君子美桓公之功而嫌其服楚爲已也

楚人僖之篇始稱人也僅皆于稱楚人乎見之徐始見則稱人今也國舉之辭若中國敗夷狄者然貶之也曷爲貶人敗而役于楚也貶之使不若楚則役于楚見矣徐不役楚楚不能亡徐徐不戰楚楚且不能敗徐而敗焉而役焉徐之罪也則何以書徐近我者也

魯實州之伯其叛服也我有慶讓焉不能率徐失舊職矣徐今茲役于楚則且爲楚而伐莒則楚且侵我而潰莒莒彌近我者也安危關我盛衰不能衞莒彌失職矣自僖而徐爲楚役及昭而徐且爲吳役吳與楚爭徐而吳卒滅徐于是乎我事楚且降而事吳事吳而吳且伐我楚侵我諱吳伐我則不諱據哀以錄乎僖諸侯次匡大夫救徐桓公之烈到於今受其賜不虛也然則爲州伯者宜奈何力能衞徐使不爲楚役則文王之法也雖伐徐以正之也可

冬楚人伐隨僖公二十年

隨者何微國也迫于楚不列於中國之會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楚人伐隨錄隨也隨去楚而從中國以見伐

故錄之云爾其言伐何隨不量力也則其錄之何隨小國也小國恥受命于大國則盍師文王矣聖人所以歷七十二君之廷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僖公二十有五年

楚稱子何其故爵也褒之與進之與曰非也杞貶而後子楚伉而後子烏乎褒向州舉之今有爵則曰非進之何夔滅而子楚强而亦子烏乎進然則州舉之而復稱爵何曰州舉之者著其本聖人之所貶也子云者著其分也不得過是之辭也不得退是之辭者以其僭王與曰雖侯伯不得而假焉

秋楚人圍江文公三年秋楚人滅江文公四年

滅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圍迫矣以僅救書也

楚子使椒來聘文公九年

春秋憂後世後世習其讀而詢其繫此楚子也向楚世子商臣也何若是乎其有君有大夫秦伯使術來聘賢穆公也吳子使札來聘賢季子也楚子使椒來聘若是乎其同辭也其同辭也美惡不嫌也春秋之爲美惡者不嫌至是止矣嫌則教之信異辭而後信不嫌則教之疑同辭而後疑楚子使椒來聘君子憂其不疑也魯之人不疑斯受之後之人不疑曰胡不受之則是秦穆楚君而季子楚使也童昏且知其不可夫受之之不可至如此非同辭莫能使疑莫能使疑則莫能使覺憂其已乎辭受取予義之大閑也賢士潔其身賢君潔其國善人至則榮之不肖人至則恥之賓主之辭非所以接商臣也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況僭然承其玉帛而廟受之牢禮委積膳饔餼賓賜皆以中國之禮籍禮之商臣之不討非魯罪商臣之聘而不辭魯之君臣烏得以無罪楚雖強其主負不義于天下名其爲賊則無辭以用其衆也自城濮以來楚未能得志于中國權固不足以休戚我矣且邾莒之人以通楚使執小國且猶不受而況大國乎蜀之役襄昭之往昉于受椒之聘而後至于是也然則魯君臣宜奈何閉關而絕楚使焉可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文公十年

楚無大夫志殺其大夫不氏以犯中國志也楚有大夫志殺

其大夫以氏以淫刑志也終不譏楚之專殺大夫者外楚也宜申不犯中國殺何以書以宜申之殺爲不可不志也宜申楚之微也商臣弑父與君而君于楚以商臣爲君則宜無大夫者也宜申何以得大夫于春秋以是爲楚之大夫而非商臣之大夫也宜申躬受再生之德于其故君志于讐商臣而謀討之其義固可以大夫于春秋矣然而商臣覺而殺之不克討賊而爲賊所誅不志則疑于成商臣之誅志之而後見其成宜申之討曰北面事之于茲十年矣復可以討乎曰可齊商人書其君罪齊人也楚虔書其君罪楚人也弑君者終爲賊而不可以爲君矣矧若商臣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躬爲大逆乎其道以刑餘罪人爲皆得而殺之彼北面而事之十年亦刑餘罪人之比爾胡爲其不可以討曰宜申而令尹司馬也則討不可以待終曰宜申非令尹司馬也則謀可以俟之十年十年謀之不得以齊人楚人論又不得以爲故君賊新君比惟商臣之子則不可以殺商臣爾故君者在廟則可以行于廟中之子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諸侯絕則名楚子商臣何以不名商臣之絕于茲十年矣得一絕焉爾絕者不復屬其稱楚子何弑而代之者皆稱爵不稱爵則無以知其代之也何事知其代之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後世日毀聖人而疑天道然則何事知其代之也曰所以明天道而達王事也王者天之繼也王不討罪天誅

加焉而人不知猶之乎不誅爾天誅不若王誅之爲明也天下不可以一日無王者此之謂天道善人無祿不善人無誅而善以日勸不善以日戒終不遷其辭易其志天者人之性也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之謂王事夫不使人知其代之以利沮天下之惡也不利果不足以沮天下之惡雖以死懼之而民不畏然則亂臣必誅賊子必誅治之末也非春秋之所貴春秋即天下之人之心而明示以不義即天下之人之心而衆著之以義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以不義賂之天下而途之人莫之從也爲人子者冠以著代昏授之室必將敬且哀焉莫敢以爲利荷以爲利則弒之端也春秋使人知其代之者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大惡之端恆于斯而絕之早也蔡侯何以無貶以爵楚子則不人蔡侯也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不待貶絕而惡見矣諸侯何以不書春秋之外楚也會孟則先宋而爵圍宋則主諸侯而人未嘗爵楚而又先之也厥貉爵楚且先楚則不可不奪其諸侯之辭也然則何以見其有諸侯春秋外次不書必有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楚外之外也雖有關于天下之故不書楚之次不書而書次非次也會也會之而言次微之也然則何以削諸侯而獨著蔡侯蔡驟畔中國而堅于親楚新城之盟不至甲午之卒不赴以蔡爲楚之徒也其爲楚之徒奈何春秋有世子弒君楚商臣蔡般相望于八十四年之策書若接跡然實斯侯之孫且會孫也乃其曾祖王父與商臣比肩而立矣夫楚之爲楚不知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蔡實親而習焉久而不知與之化矣禍卒見于固與殷之世而蔡人安之若不知亦與之化矣則商臣之孽中於蔡深也弟子習春秋之讀而約其修辭之法殷之書弒既書蔡侯者三先之者惟楚子商臣之書弒既書楚子者三偶之者惟蔡侯已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爲人之祖若父莫不欲其子孫之仁且孝欲其子孫之仁且孝必以中國之法爲其家法蔡惟楚是親則惟楚是師于是乎其家果與楚同禍而親楚猶若楚親之猶若俄而殺之國滅矣倘諸侯而獨著蔡侯以爲天下諸侯之國未嘗有如蔡者也

春楚子伐麇 文公十有一年

麇者何近楚之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自楚言之其屬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楚子伐麇何以書麇子逃厥貉之會者也逃厥貉之會者可以合之於中國矣以此爲夷狄伐中國志之云爾楚何以稱子見麇子之以楚子逃也大矣哉麇猶知以楚子逃乎

戎

春公會戎于潛 隱公二年

淮夷實禹貢徐州之域徐戎之云魯公所征茲戎無所繫在徐不疑焉伐凡伯矣侵曹矣此皆戎也周公魯公之世吾與戎未有會也役之而已公會戎於潛何以書謹侯度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戒戎作用剔蠻方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建牧立監天子之守臣也善者率服之其次戒之剔之公之惇德何若允元何若邦有任人難之何若車馬之政弓矢戎兵之器百官總己以聽冢卿踰期年矣撥亂之志有可觀乎否乎否而爲會恃外危可而爲會動悔亦危危之云者欲公修魯公之法而謹諸侯之度也實逼處此度外置之治內治外之謂何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僖之篇盟乃有楚哀之篇盟卒不及吳會戎矣卽復書盟戎何病之也病其不終歲而再與接也易曰見惡人无咎見之而亟於邾與宋焉得无咎則何以不諱其與之盟居有近遠交有新故患有小大差以別之制御之道在其中矣修政如文王則事昆夷爲仁人之保天下盟又何病君不舉既廢之小雅而復行之六月采芑不爲無病矣況與之盟乎凡伯之伐在隱之篇大邦維屏之謂何日以謹之病之也及內及外也不使戎爲志乎此盟也則豈不以其來接於我而許之乎邾乎宿乎將滕薛乎而許其接於我乎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爲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孰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爲耳矣于楚邱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

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公及戎盟于唐桓公二年

誣彼戎人猶以是爲修先君之好乎既成宋亂無所還忌詩曰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顧于中國覃及鬼方況戎之邇我者乎唐也曾不易其地得毋有動其心者

冬公至自唐

公至自此始越之盟稷之會不致也獨致唐之盟豈其以飲至致者危之也桓會皆月既莫不危之矣迫唐而後致果其危之則如愛之者然非愛也公所欲爲無不從志合爵策勳必于宗廟明神弗蠲伊可畏也十有八年好會他無致者兵行罹致伐鄭危其出不危其復出則不可容於天下復則不可容於魯國可畏哉先君之祥禫時也

狄

狄滅溫溫子奔衛見天子辭

徐

楚人敗徐于娄林見前

秦

晉人秦人圍鄭僖公三十年

此晉侯秦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匿怨也鄭無禮于晉前與之同於王庭矣今而圍之是匿怨也且是師也以治始以亂終其與幾何君子以爲是晉人秦人圍鄭而已

秦人入鄀　文公五年

鄀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秦人入鄀以秦人之好兵爲見乎此故謹而志之春秋之法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愛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舍用兵則君無所令臣無所職民無所習春秋之所甚惡也于秦楚吳越見之矣春秋詳楚粵吳越而微見秦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志秦也乎矣自入滑以來六歲而志兵者七焉何其詳也可謂亟矣然而秦之爲志于好兵未見也則以爲晉實使然今茲入鄀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向也入滑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秦人好用兵而先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後見之也君子刪詩以知天下之風而察其自諸侯之民其近兵而習之未有如秦者也于穆公康公之交而無衣之篇作則其志入鄀之時也春秋表微夫滑也鄀也非秦所以通道于東諸侯者乎苟有桓文之君則知所以示權于中國矣而況王者兼國二十開地千里皆于是乎見之而猶未止也遠矣哉

小國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公十有五年

鄉曰邾儀父今曰邾人不貴邾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邾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固曰朝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三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三

春秋正辭

禁暴辭第七

亡國之墟有數可爲悼懼厲王大壞靡國不泯宣王中興勞來還定檜之將亡傷天下之無王春秋制義以繼王迹覆宗絕祀易勝書滅先丙自克治齊爲桀桓公之初不滅其慝荆楚殘虐大半不錄據近以書猶溢策牘吳復踵焉幾及上國嗚呼有哀國步斯頻宗盟相食痛絕儒文姜異羊庶盡繹舊聞曲沃兼翼狼戾無親焦霍韓楊又奚足云衆噬偏陽聖心不臧憑弱犯寡易謂安疆狄戎哀之矧在冠裳夔庸識之況近我邦定哀之間小國卒亡滅爲善辭惟賤伯陽亂姓曰滅悲乎鄫人敗在吳下

學海堂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賤其敗倫滅國一紀侯大去小人不加君子州公不復不能效死梁實魚爛土功一端孰非自取不仁甚焉國亡二不知其所以失因其來而著之曷謂之朝待之以初失地三遷取王封倍畔當誅矧滅國邪不可不察稱師暴也稱人賤也遷國邑四自非二伯則曰盜兵日入惡重目君若臣鄭尚有檢吳不比人先伐起之責主怨客怠其閉修遺人以獲齊賊不誅獨表入郛楚討則予貪乃畧諸封陳退師誰當控扶入國邑五圍必恃衆甚且久師圍邑邑殘圍國國糜圍小暴矣圍大勞矣伐國圍邑忿且驕矣圍國邑六王者受命命歸侯邑是曰經畧封疆以帖牢要疾始長葛伏法伐國取邑七力屈曰降威加曰降之造謀如紀終盡降鄑四十餘年齊惡已詳奚待季世乃識姜亡七病三艾不育不得自以爲彊此可心惻降國邑八爭逆德也兵爭之末戰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還識古覺焉聖人之心不寧惟是仁而已矣仁爲讓本以仁去利讓爲禮本以讓去爭禮爲國本以禮去兵苟不務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亡之道也姑毋言去兵姑教以不戰療不仁之甚爲不仁之瘳春秋志戰錄內從外曰盍姑無首惡必以日識之曰一日惡成沒世不贖北棄秦晉南絕吳楚冠帶之倫廢文任武卒乎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廢爛其民而戰之不可同世立錄之將何說論語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告以不善變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讓爭利害

則必戰爭是非則亦必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及其大迷並有爭心天之與人誣曰交勝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斯嗜殺人者之說矣戰九敵者言戰甯曰敗也不曰戰也不敵也彼相敗也常不書而要吳與越也敗十詐戰則晉愈於戎者有幾然猶不言取彼戰也畧言敗不日著詐戰則日詳重畧輕義之別也詐戰十一覆師甚於詐戰彼以禽獸擬人而取之實以自陷於禽獸則不忍目其日也聖人之辭信如此哉然而不削以人道哀之也覆師十二齊有還詩可以知微諸夏之君輕死爲勇未有如齊侯者也前則商人後則莊公抽劍斷鞅誰昔然矣襲十三春秋有不忍書亂男女之別其殃如鄫逆父子之倫其殃如蔡則不忍不書也用之者有常無赦無所容於天下用人十四般非侯因虔以侯服必名并虔以名因其殺人而殺逆之罪著居罪不若虔之甚戎曼子不名異之於般則般實禽也不死社稷哀哉沈子以歸者公孫姓殺之者蔡之君其曷以終焉專殺諸侯十五邢亡國也諱之曰遷善齊桓也衛新國也偪而又遷惡晉文也許頻四遷靡不備書因楚以國楚之善也蔡惟一遷身弒國亡吳之惡也以吳子戰使蔡首惡也國遷十六存亡繼絕古今通義許叔紀季字以善之蔡侯陳侯爵以成之取須句未盡善也歸邾子喜改過也善未盡書復取以見前之可善能改過目鄫之以而告之以其過復國存祀十七

滅國

夏齊人殲于遂莊公十有七年

王法殺人者死志乎殺則重以智計殺人則彌重遂人饗齊成醉而殺之殺之重者也而以齊人自殲爲文義遂之人而以爲無罪也齊之君不得討死者子孫不得讐調人有明法焉爲王者遷遂人而定其居雖然上無天子遂之餘民靡子遺矣皆爲遂之社稷宗廟死也以齊人自殲爲文彊遂人之義而立之也何謂彊遂人之義而立之國之存亡猶人之死生也齊人滅遂以遂人爲齊人盡齊人也則遂之名亡矣聖人正以王者之法諸侯擅滅國則誅于齊桓公以功覆過爲之諱滅項其未有功滅譚遂仍誅文不諱雖曰齊之滅之終不可以爲齊之有之地從主人一邑且然公羊子曰若楚王之

妻娟無時焉可也夫必有齊人之實乃命以齊人之名苟有遂人之實則不可彼以齊人之名必命以遂人之名矣春秋別之曰齊人自遂人言之也其死者實齊人其致之死者實遂人遂人遂人以謀殺齊人至于盡齊之君臣固以爲遂人殺之且以爲既柔服於齊之齊人而謀殺人以盡之正其獄之名告於諸侯君子作春秋以自殲爲文豈曰死者自取乎罪齊侯自殺其民也夫齊人王嘉師也齊桓前有擅滅國之罪後有殃民之罪齊臣之主其役者有陷君于大惡之罪約其文曰齊人殲于遂而遂人之名立矣名立則義立義立而遂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死者之子孫不得讐也王者誅滅遂之齊人以謝遂人誅殃民之君若臣以謝齊人不學春秋蒙首惡

之名不可解陷死罪之名不可掩故曰禮義之大宗也所以禁於未然之前也義德容德一以貫之矣

夏滅項　僖公十有七年

桓公之事以滅項終乎爲桓公諱滅項則滅項惡矣滅譚遂不諱而諱滅項則桓公善矣凡諱必皆誅絶之罪也以功覆過王者有入議焉凡譏也貶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察其所譏堯舜之道存焉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聖人之志也

殺陳孔奐　昭公八年

何以不言大夫大夫國體也君死國亡則何大夫之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正也殺陳孔奐則死之也何以目小人使殺君子不予死也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可辱以孔奐爲有愧乎斯言矣然則何言乎殺陳孔奐滅者亡國之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以孔奐爲圖國忘死者教則愧以孔奐爲忘君事讐者戒則優見陳之國亡而存者尚有人也先王之善建侯貞于不拔焉已矣

國亡

冬州公如曹　桓公五年

州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諸侯入爲三公以國繫官爲曰采外曰國一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未如曹也去其國之辭也言如曹以本其意易爲本其意其意蓋先有所滅否焉

春正月寔來　桓公六年

適我爲寄公不復其國也寔不如曹而適我故曰寔來魯望

國也曹小國也託身焉爾何暇論主人之臧否乎哀之不責也是三公也夫安得名之

失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爲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入國邑

夏五月莒人入向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莒我東偏之國也向我南偏之微國也秉州伯之教爲天子奮武衛莒人入向我不克柔遠能邇見矣莒有夷俗曷不以國目之春秋之道宏矣夫不以近於我乎向亦卒亡而不書也書取之莒以見之

秋衛師入郕隱公五年

入爲寇之重者也稱師重之也書時畧輕月詳之日則彌詳之傷害之淺深具矣受兵者無譏乎郕小國也衛大國也暴小寡之罪大則致寇之罪薄矣郕之爲國宗盟也且我之同州也衛既暴虐之我必搞禬之是以志諸春秋鴻雁所爲作

也小雅非其人必有以易之春秋何獨不然

秋宋人衛人入鄭（隱公十年）

戕敗人者適以自戕而自敗逾時已反乎爾矣不日且不月酷未甚也人之賤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郲

稱人賤之也日入虐甚矣郲微國也六年之中一殘於衛再虐於齊鄭聖人猶幸我之不與焉鄭無欲於郲以是爲齊志也入鄭伐戴則先宋伐宋入郲則先齊釋怨鳩民之話焉在

目暈帥師餘則皆畧而人之必斥鄭伯內且不爲公諱詐戰覆師斯獲罪於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隱公十有一年）

鄭與許偪幾於不並立曷言乎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償取郜取防之德於鄭者公之志也兵莫憯於志竭其力享其實者次之日入許之社稷殆不血食矣

秦人入都（見外辭）

伐國取邑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隱公四年）

春秋之始曷爲先治取邑聖人爲政內修七教外行三至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則凡二百一十國以爲州悉明於天子之禁焉魯州伯也莒州屬也有鄰桀心入向不忌伐杞取牟婁不忌我可以自省而強於政治否乎於茲四年鄰國不知有方伯存曷以正天子之封疆而遏亂畧哉疾始取邑彼介疾

而不知懼且以爲固然從而效之王迹熄矣嘉客斃矣其尙知疾哉春秋不志內之取邑於杞諱之也

冬宋人取長葛（隱公六年）

公羊子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言乎取邑之久宋虐用其民陵暴人之邑踰年而卒逞其欲宋之將是師者服上刑而其君爲大不仁矣鄭不恤守死之臣若民莫之扞而棄之亦不得以無罪且長葛之效死於邑法所宜錄其不得已而服於宋者法所不當罪是以言乎取邑之久也王制備矣

圍國邑

宋人伐鄭圍長葛（隱公五年）

伐國不言圍邑惡均者從一斷之圍長葛則何以書將言取邑先言圍邑也曷爲先言圍邑而後言取邑一役而期歲也會莫之救恤乎主人安在矣

晉人秦人圍鄭（見外辭）

戰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桓公十有三年）

孰爲是戰紀先鄭齊先宋先者爲之也不地孰主我也非紀平兵加于紀而我救之則義也義何以不地以其不地知其伐我也我爲主則紀何以爲是戰齊紀深讐也宋鄭之怨微不挾紀齊不怒我有紀然後成乎戰然則四國何以伐我我

黨鄭而隙宋是役也以宋鄭召兵以齊紀成戰輕用民死爲
人而已曰會篡內之爲主而從外也衛何以侯以衞朔爲不
子矣大夫惡之國人賤之芜蘭所爲作也其詩曰能不我知
是之不知而何知乎以衞朔爲不子矣古之爲師也必誓致
民志也上輕用其民而民亦弗能死敗績云者自敗也則誅
其民乎唯王者實能誅之而無所用誅王道廢則不可勝誅
而誅廢誅而不解變乃起矣戰稱侯稱公稱人敗則皆稱師
重師也傷其長國家而輕害所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成公
二年

何用見其佚獲與以臣敵君又驕臣而抑君乎巳絕齊侯所
以誅卻克也卻克違志于諸侯而不誅則晉其狄矣若猶未

之狄也則不可以不奉王法是故與晉爲善者不可以不誅
卻克則何以絕齊侯著卻克之罪而後誅之且使齊侯奉王
法也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身可辱也君與國爲體不可辱也
故棄而歸者皆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獲而歸者皆絕之
不能其家人不能其國人王法之所廢也不廢則謂之僭重
不免於罪輕亦無解于不肖不肖不可以治賢王法之所黜
也不黜則謂之闇不能治其國而至於戰不能治其軍而致
於敗在國曰侯在軍曰將天子命之而守臣之節也不死其
節辱王命廢且有罪不廢則謂之縱僭也闇也縱也非所以
式序諸侯也春秋謹王法千乘之國不重于王法天子陛立
齊君而頃公終身不入齊國諸侯之國安而三軍之心壹矣

覆師

宋人蔡人衞人伐鄭伯伐取之隱公十年秋

是遷謬也實速禍矣戴徵國也蔡人胡爲乎於斯爭尋常以盡其民爲人牧者類如是乎人之賤之也曷言乎伐取之覆而盡之也稱鄭伯服上刑者匪他人鄭伯也

用人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僖公十有九年

邾何以稱人貶用人猶待貶乎不必誅乎必誅也必誅者固人之據晉人執虞公鄫子何以不名國亡則名子有國不亡則不名何以不名告喪者辭也順其辭以詔復讐之義其子若臣不可使鄫一日姑存於天下宋人主是盟則宋人實使之而蔽罪於邾宋人因邾人實造殺人之意而後使之且邾非鄫邑豈曰受宋令而殺之哉然則鄫子無惡乎兵敗國亡身奔走咸不得謂之無惡也信乎無惡則隱之而不書曰春秋有不忍書用人所不忍也而書之則將有所大不忍者乎著有夷狄行者必及其身而人道必始于別男女也所不忍者一人所大不忍者天下萬世之人

國遷

十有二月衞遷于帝邱僖公三十有一年

齊桓之救衞衞文之治國所以錄之詩也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伯故重耳已不足錄矣況其下乎

復國存祀

許叔入于許桓公十有五年

入者何篡辭也其曰許叔入難也何難乎爾無王命與日可復而復而後請命以列于諸侯存亡國繼絕世此順之實也陳蔡復歸不待王命春秋無奪辭天下歸仁焉又何奪乎許叔然則何難乎爾曰許不爲許於茲十有五年矣入而後爲許也陳蔡入而後爲許者五廟墐存而社稷已不血食也陳蔡言滅則書歸以爲非楚所能滅也入許不言滅矣則書曰許叔入於許莫宜於許叔是以優之誅鄭伯之專取王封而告許之臣若子致役于社稷夙興夜處以求復之十五年毋可一日忘之而今日終其志也故難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昭公十有三年

侯之則不名名者失地之君也蔡侯陳侯未嘗以侯接於諸侯於是始侯也則謂之失地之君何曰先王之所侯也其侯無絕非楚之所能滅也雖滅之適以自納于誅其國未嘗不存其子孫未嘗不侯非楚之所能滅則非楚之所能侯也汝以楚爲制陳蔡存亡之命乎君子脩春秋曰楚囚嘗復陳蔡哉陳蔡之人自復也以棄疾言則虔爲君以陳蔡言則虔君父之讐也陳入蔡人不可一日爲楚人此一役也凡楚人無能解于弒君之罪而凡陳人蔡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楚焉得入陳蔡之人而不國其國不君其君哉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先王之命而實陳蔡之人之義也獲其義矣豈曰爲

名左傳陳蔡欲爲名二君在楚不謂之失地之君而何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則歸而後告焉可也歸者順辭也噫棄疾之無信也鄭不反其讐櫟而陳蔡復其國君子以自復之辭斷之不信者不得盡其辭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三終　香山黃熊文番罟陳起榮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